

65129

4



緇衣集傳卷之四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堅著章第十九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
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

利祿重則禮樂衰禮樂衰則朋友絕故小
人之位過於百家則百家之友不至過於
千家則千家之交為絕也所以然者人皆
惡貧賤而賢富貴富貴自謂賢貧賤自謂
惡眾因而賢之惡之不謂之富富而貧貧
貴貴而賤賤則共以為惡惡而賢賢好好

而惡惡也。遯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非遠小人也。以遠利也。小人近利，故多富。貴君子遠利，故多貧。賤觀其所利，而天下禮義槩可見矣。

凡天下榮利不能兩歸，富貴在於小人，則貧賤必在君子。小人之十九得富貴，則君子之十九得貧賤。君子貧賤，則小民流離。當漢成哀間，天下富庶，外無寇攘，民不知兵。僅一董賢富貴已極，而帑藏空竭，四海為虛。諫議大夫鮑宣者，守高節，樂貧賤，好賢而惡惡人也。當元壽時，上疏曰：臣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牽所私，以克塞朝廷，濁亂天下，日蝕且十，彗星四起。此陛下所親見，嘗憤悒非之矣。今奈何反復劇於前乎？臣見朝廷侍從無大儒，骨鯁白首者，而徒敦敦外親比頑童寵幸。臣董賢等欲與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民有七凶，陰

陽不和，水旱為災。一凶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凶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凶也。

豪強大姓，蠶食凶厭，四凶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凶也。部落鼓鳴，畏女遮逃，六凶也。

也。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凶也。治獄刻深，二又有七凶。酷吏毆殺，一凶也。治獄刻深，二

凶也。冤陷無辜，三凶也。盜賊橫發，四凶也。怨讐相殘，五凶也。歲惡饑饉，六凶也。時氣

疾疫，七凶也。民有七凶，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凶，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

難。夫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愛養，元元當視之。如

一合鳴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空穿。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可為酸鼻。陛下不

救，奈何？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

十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

皆用致富，逆天意乎？方陽侯孫寵宣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強可用，獨立姦人之

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而急徵故
 大司馬傳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
 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職皆更博
 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
 安危者也又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
 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陛下前退武等天
 下失望以陛下聖德含宏能容凶功德者
 甚眾曾不能容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
 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尊快意而已臣誠迫
 大義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畢其愚
 已又疏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萬民
 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今
 又口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
 不敢毀敗器物况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
 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
 發覺躬寵過惡眾庶翕然莫不悅喜天人
 同心人心悅則天意宜解乃白虹干日連
 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而民有怨望未

塞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
 盡府藏海內貢獻當奉一君今反盡入賢
 家豈天意與人耶厚之如此適以害之
 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
 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
 子終其性命不者宇內之所仇未有能久
 安者也夫高門去省戶數十步出入二年
 求見未省欲使海濱仄陋自通遠矣願賜
 數刻之間竭翬翬之思退入三泉歿於所
 恨故如鮑宣者可謂不輕絕貧賤重絕富

貴者矣

當肅宗時上以明德太后故尊重馬氏而
 馬廖等亦傾身下士以為名高第五倫時
 為司空上疏言臣聞書曰臣無有作威作
 福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竟外之交束修之
 饋不出境所以杜漸防微明一尊也近光
 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陰戾卒遣就國桀

竇非法明帝誅之嘗警曉外家曰苦身待
 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難兩施臣嘗劾
 著五臆書紳記焉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
 疋城門較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日遺其
 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
 在雒者錢各五千越騎較尉光臘日尚遺
 至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
 以為不應經義皇恐以聞陛下情欲厚之
 宜有以安之臣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
 幸省察及馬防以車騎將軍征西羌倫又
 諫曰外戚不可任也外戚以職事見任繩
 以法則傷恩私以規則違憲今防當西征
 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繼芥難為慈
 愛已馬氏廢退而竇憲等兄弟暴起倫又
 諫曰憲以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
 年盛志美卑謙樂善詎有顯過哉然諸出
 入其門者類多取釁禁錮之人少安讓之
 節更相販賣雲集其家此驕佚之所從生

也三輔論者至云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
 浣濯猶解醒以酒亦太溺矣臣愚願嚴勅
 憲等謹杜門自守無妄交通後憲果以橫
 恣敗初倫之在會稽也身為二千石自斬
 芻飼馬妻躬執爨每受俸裁餘一月糧餘
 悉賤買與民之羸困者及守蜀郡掾吏鮮
 車怒馬貲豐贍者皆罷遣便選孤貧志行
 之人以理掾務故所任吏多至九卿如第
 五倫者所謂不輕絕貧賤不重絕富貴者
 也凡古今朋黨之說皆生於薦舉薦舉分
 曹各以其數未有君子而重富貴小人而
 不輕貧賤者故曰達觀其所舉而其趣操
 可見也漢成帝時谷永舉薛宣疏曰帝王
 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下
 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
 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
 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竊見少府宣才
 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

下不吐不如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
 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姦
 宄息絕詞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
 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
 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
 有所試宜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
 以崇虛譽然聞賢才莫大乎治人宣治已
 有効其法律任廷尉有餘其經術文雅足
 以謀王斷國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
 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
 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
 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順帝陽嘉二年即顛以公車徵乃薦黃瓊
 李固疏曰臣聞剡舟刻楫為濟江海也聘
 賢選佐為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夔龍為
 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
 功增日月之耀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

致雍熙陛下踐位以來懃心眾政而三九
 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
 臣考之國典驗之閭見莫不以得賢為功
 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
 進則其情不苟然後君子得舍貧賤而就
 富貴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
 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耳夫求
 賢者上以為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
 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青降違人望則化
 不行災青降則天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
 四始之缺五際之虞其咎如此可少忽乎
 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眈道樂術清
 亮自然被褐懷寶舍味經籍又果於從政
 明達變故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入
 朝日淺謀謨未就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
 晚成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
 廷有此良人而復惟其不時還任陛下宜
 加隆崇徵及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

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
 白之操情同皎日正直之好通於神明元
 精所生王之佐臣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天
 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
 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
 天下歸仁子奇釋齒化阿有穀若還瓊徵
 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可垂
 景光致休祥矣臣願明不知人伏聽衆言
 百姓所歸感否共歎願沉問百僚覈其名
 行有一不合則神為欺國惟願聖神不以
 人廢言谷永即頌皆精陰陽通道術而所
 舉士尚行誼敦篤如此雖曰尚利吾不信
 也

漢明帝時東平王蒼薦吳良疏曰臣聞為
 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
 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
 廉恪恭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
 誦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

聖政臣蒼榮寵已極憂責深大私慕公叔
 同升之誼懼干威文竊位之譏敢秉瞽愚
 犯冒嚴禁如東平王可謂好賢矣
 及安帝時陳忠薦劉愷疏曰臣聞三公上
 則台階下象山嶽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和
 陰陽調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
 不迷遇迅雷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
 職未擬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
 稱太常朱伉少府苟遷臣父寵前忝司空
 伉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伉能說其經書
 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公直而薄於藝文伏
 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
 爵士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
 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
 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
 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
 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故如
 陳忠則可謂公矣遺伉遷不私於僚屬舉

曰尚利吾亦不信也

會稽孟嘗初為合浦郡郡故產珠以前守

多取遂徙于交趾及嘗到官珠乃復還及

被徵當離郡吏民攀車畱之乃載民舩夜

道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同郡楊喬上書

薦之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

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之心徒然而

已嘗安仁宏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

絕羣前更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

蒙活且南海多珍財貨易積掌握之內價

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

采不揚光華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毳之

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

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貞忠之

節永謝聖時臣實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

遠至為珍士以希見為貴樂木朽株為萬

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

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

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以身薦

賢幸垂察焉故如楊喬可謂好賢甚堅者

矣建康中李固應敦樸直言舉對策曰臣聞

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

和穆政化衰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

効於成事者也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

爵阿母因造妖孽至令聖躬親其狼狽今

陛下拔自困始天下喁喁庶幾中興誠當

沛然思維善道而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

竊傷之夫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

十有八主矣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之

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

封也宋阿母前有功德但加賞賜足酬營

苦若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歷世戚屬所

以少完安者豈天性固當禍哉但以爵位

尊顯專總朝權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顛

覆

矣

矣

什而後已也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禍曾不旋踵今梁氏戚為椒房子弟羣從榮顯兼至永平之初殆不如宜令步兵較尉冀及謁者侍中皆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中尚書內臣子弟不得為為欺也而中常侍其秉威權容請托易於為欺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穀勢震天下子弟祿位曾無限極雖外託廉謹中臣昔館陶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同中臣昔館陶郡而諂偽之徒即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宜開陽城門侯牟逋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歲不復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幽王變祖宗法度故斗民病也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陛下之喉舌也

樹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平則共其福慶危則同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周頌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內而應於外也繇此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哉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端漸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理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綱紀當今之急務也夫君子之有政教猶水之有隄防完雖遭霖潦不能為變政教立蹙遭凶年不足為憂譬之人身本朝心腹也州郡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為之不舉今誠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其心腹則寇賊水旱何患焉今隄防漸孔穴矣心腹則寇賊水旱何患焉今隄防晏然不為動心平謂宜開石室陳圖書招

會萃儒引問得失揆討象變以求天意有中理者即時施行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日盡所知損載宦官之權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靖雅者給事殿中則外議厭塞昇平可致也上覽對以為第一拜義即故如李固則

可謂惡惡甚著者矣

元成宗時鄭介夫疏曰夫慶賞刑威國之大柄刑威不加則人無所畏慶賞不明則人無所慕二者不可偏廢也古者立刑必先施於賊吏蓋賊吏為患甚於酷吏酷吏雖為少德人猶得而避之賊吏徇私滅公國法之不得行民冤之不得伸上情之不得下達善政之不得及民皆由賊吏以蠹之先去賊吏猶除草必先去根也賊既不行則刑自平矣昔國家制為在法不在法之例今則在法者除名不敘不在法者

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未已終不能禁其萬一也賈誼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無犯者禁於已然之後既不能革其心使自矣且令司縣官困於末品無受宣之望吏員老於路縣無受勅之期凡人自愛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清議之可畏前途之尚遠也既無所畏又無所慕則仕而為貧耳欲責以無貪不可得也若家業已成資蓄已富雖久殿除名不足介意在昔有刺配籍沒之法文其面則終身不齒籍其貫則全家饑寒如累朝宰執近臣多有被罪籍沒者豈此法可竊盜刺臂之法賊吏之外任又有強盜刺頰竊盜刺臂之法賊吏之外任甚於強竊豈此法獨可施之強竊不可施之賊吏乎夫賊吏之受賊不顧者將以肥身為利家養其妻子耳若使身陷刑戮田宅為空妻于不保雖不除名不殿三年亦不

輕於干禁也夫法為小人而設非為君子也君子之人必不自同於賊吏而賊吏之法必不及於君子立法非過於嚴也治小人之法當如是耳然今日之政不患法之不至而弊於賞罰之不公不患貪者之難制而病於廉貪之無別賊吏既嚴其罪矣而廉吏則未見其賞也夫人性不大相遠利欲人之所易動苦節人之所難能豈以功績廉能為不美哉謂暴無傷謂善不足為也若為善而無以勸則皆相習為不善矣舜去四凶舉十六相而天下大治非罰之少而賞之多使善者並進而惡者自化也明王施政猶天地之於萬物雨露以滋養之而後霜雪以肅殺之有霜雪而無雨露非所以化育有刑罰而無恩賞亦非所以為政也使居官執役者明見賊吏之被禍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孥盡不免於慘辱又見廉吏之蒙福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妾

俱得享於榮華誰不願趨榮而避辱捨貪而從廉哉鄭介夫憤賊吏之無懲至欲以黥刺之法行於下吏籍沒之使行於有司然古今明允之司實難其人使聽受稍偏貪廉易而則黥刺之法貽禍縉紳凶秦之法與元相起矣君子為治嚴於好惡好惡嚴則賢奸辨賢奸辨而庶事集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是之謂也

德惠章第二十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畱焉詩云人之好

我示我周行

惠仁一身德仁天下畱一身而遺天下君子不為也君子受言於成行於身靖獻於君以成信於天下其受之則君之澤其成之則天下之福也小人爵祿以為私愛

惡以為已所營不過便逸之計所言不出
 目前之利其於各位趣舍猶行道者壺餐
 之視也為人君者而以爵祿為私好惡為
 已則讒諂之人日親周行之視不至矣
 古之不留私惠者其惟晉文公乎文公之
 為公子也出亡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
 焉桓公卒國亂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
 可以動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上聞之
 告姜氏姜氏殺之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
 子行其聞者吾殺之矣公子必從之自子之
 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與公
 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公子曰吾不動矣
 姜曰不然書曰懷與安實敗名昔管敬仲
 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
 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齊國之政敗矣
 晉之失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敗不可處
 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
 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遂歷曹

未以及於楚楚子亨之曰公子若反晉國
 何以報不穀對曰子玉泉則君有之毛
 羽齒角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
 餘也其何以報之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及文公
 之入也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曰
 吾從也十有一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
 及國三行賞而不及我其忘之乎咎犯以
 告文公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
 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昭明
 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為上賞恭我以禮防
 我以義藩援我使不為非者吾以為為次
 勇強武前則處前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
 中者吾以為為次勞苦之士則又次之故如
 晉文公則可與言周行者矣
 楚文王之遣申侯伯趙簡子之沈欒激晏
 子之棄高繚此三主者明於德惠之報也
 為人主而以私惠留其臣則其臣必以私

利賣其君為人臣而以私惠留其身則其
 君亦必無得於臣矣晏子嘗乘敝車駕
 馬景公見之曰噫夫子之祿寡耶何不任
 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
 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爰衣飽食敝車
 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
 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還不受公不悅趣
 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
 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厚其衣
 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
 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
 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
 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晏子沒
 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
 上唱善如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
 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七年未
 聞吾過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
 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

勇不足以犯君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
 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
 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樂諂言乎
 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
 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
 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
 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
 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共贊今所輔
 於君未見於眾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
 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若弦章可
 謂知所歸德矣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復於公曰
 請浮晏子公曰何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
 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
 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奉觴而進之曰君
 命浮子晏子曰向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
 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
 之爵莫尊于子祿莫厚于子而子為此者

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
 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
 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
 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
 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
 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
 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
 兄若有離散郊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
 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亾四方者此臣之罪
 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
 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
 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
 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
 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
 賜乎為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
 也晏子卒桓子尸晏子之政為惠于國中
 因以讓齊國之政故如桓
 子者乃謂私惠自留者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
 歾吾不歾君亾吾不亾陳成子曰然子何
 以與常對曰未歾去歾未亾去亾其有何
 歾亾矣從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
 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
 有過不諫諍將危國隕社稷也有能盡言
 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
 可生不用則歾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
 羣下相與矯彊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
 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
 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
 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
 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已賊故
 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問
 君好獨明君一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
 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
 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亾也如鴟夷子皮

之言則不以私惠留身者矣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
 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奸行獻子執而
 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登之
 而夕戮其車宣子召禮之告諸大夫曰可
 賀我矣吾舉厥而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
 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為令
 尹十年國不加治竊聞俊士孫叔敖羸秀
 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治
 也莊王從之賜虞丘子田三百號為國老
 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而虞丘子家于法
 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言
 孫叔敖之能也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
 不亂可謂平矣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後漢
 張陵者清河人初為梁冀弟肱所舉正月
 初歲百官朝賀冀恃豪勢帶劍入省陵主
 臺中威儀呵冀使出勅羽林虎賁奪其劍

肱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伐也答曰明
 府不以陵之不德誤見擢序不敢阿公以
 報私恩肱有愧色周舉者汝陽人初為左
 雄所薦至尚書及為司隸較尉而左雄舉
 故冀州刺史馮直為帥直坐感受罪舉以
 此劾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
 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韓厥之舉也故
 如韓厥孫叔敖張陵周舉者則可謂釋惠
 以歸德者矣
 墨者鉅子腹醇仕於秦其子殺人秦惠王
 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不
 誅鉅腹醇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此所以禁殺傷天下之義也王雖為賜
 令吏不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
 楚令尹子文之族奸法廷理拘之聞其令
 尹族也佚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今立廷
 理者將以伺犯王令察蠲國法者也於犯
 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釋之是吾不公

之心明著一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
 吾生不如死遂致其族人於理曰是不刑
 也吾將死乃刑其族人
 苟或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才
 德微薄或謂或曰以君當事不可以賢從
 為議即耶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
 汝言眾謂我何晉劉宏之在襄陽上命其
 選良守宰宏舉武陵伍朝為零陵太守魯
 國皮初為襄陽內史詔以襄陽顯郡初資
 名未協以宏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
 陽宏曰夫總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
 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總荊州十郡安得
 十女婿然後為治乃表陟婚親舊制不得
 相臨故如鉅醇鬪菟荀或劉宏亦可謂不
 畱私惠者矣漢武帝以贖錢三百萬不絀
 於隆慮明帝以即官應列宿不取爵於
 館陶至於明德皇后約身克已裁抑外家
 嘗因請封發手詔曰昔王氏五侯同日俱

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田蚡竇嬰貴
 寵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哀故先帝慎防
 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纔半楚
 淮陽諸國嘗語我言我子豈得與先帝子
 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
 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身
 服大練食不求其左右但看布帛無薌薰
 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動
 心自刺但笑言太后素好儉耳前過濯龍
 門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奢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侍御者不及遠
 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止謹而
 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
 親屬乎吾豈忍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
 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嘆
 復請曰漢與舅氏封侯猶諸子之為王也
 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不得加恩三舅
 平山衛尉年尊兩較尉多病如有不諱臣

抱恨無窮幸無久稽太后曰吾豈徒欲獲
 謙讓之名使帝受不厚母氏之嫌哉昔竇
 太后欲封王皇后兄丞相條侯守高帝約
 不聽也今馬氏無軍功獨奈何得與陰郭
 諸中興后等耶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
 植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為願封侯者欲
 上奉宗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受四方之
 珍衣食被御府之羨安所不是而必封國
 上為乎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
 穀價數倍宜憂惶夙夜坐臥不安而欲先
 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
 和邊境清靜吾當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然
 後行子之志帝乃止後數年有司以天下
 豐稔方無事乃復請封定封三舅廖防
 光為列侯太后太息曰吾少壯時但慕竹
 帛志不為身今垂老猶戒之在智故日夜
 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
 長恨矣故如明德太后則所謂德惠不自
 畱者矣亦顯宗
 之刑于居多焉

殷成章第二十一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
 或言之必聞其殷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
 服之無射

此言道之致實也實存於中則名徵於外
 為之不巳則天下象指言必有殷行必有
 成此兩者妻子與鬼神之所共治也以爲
 不聞而言之以爲不成而行之以爲言之
 而不可聞以爲行之而不必成若裸袒而
 談章甫乘櫬而稱高車也君子之為道求
 其可久久求其可著而已言不本於詩書
 行不本於仁義苟且晨夕以取榮利迨其

敗壞名滅而不可綴惡播而不可掩乃悔其見聞誅其詐謬則已晚矣詩曰鼓鐘于宮殿聞于外念子慄慄視我邁邁言不誠而求形者之終必敗也天下之可以無射者其惟學乎漢永元時尚書樊準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清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克禮官如沛國趙孝琅琊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謙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

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胃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諛諛之詞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方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皇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講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可以推述先帝進業之道矣故言聞其轂行見其成言行必有所本則若樊準之論是

也天下之翦易厭射者其亦惟學也元祐時
 程顥為崇政殿說書見諸輔導之方未備
 乃疏言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
 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主德而已歷觀自
 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足為萬世
 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
 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阻滯
 於近規勿遷惑於眾口古之所謂周公豈
 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
 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郵者鮮一篇之中
 丁寧重復惟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
 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
 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不可
 跬步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知以
 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

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於如是則
 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克輔導
 何用致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
 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
 不過人而完德有道者至少其故何哉皆
 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臣供職
 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
 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唯彌年積
 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
 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
 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豫教以
 大學之法以其方幼知慮未有所主格言
 至論曰陳於前雖未曉知且使盈耳克腹
 久自安習若固之若為之不豫及乎稍
 長私意生於內眾曰鑠於外欲其純完不
 可得也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
 道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
 未嘗忘規至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傲虐是作且舜之不知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亦傲戒之道宜爾且人心何嘗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宮殿不六七十年復欲治乾元殿况冲幼之君閉邪拂違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肖使經時累月不見儒士初秋漸凉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陳說道義又一人獨對與眾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昔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亦師古也臣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讀書年既十三始令罷去又宰臣十日一至經筵止於默坐間日講讀則史官立侍史

宮之職言動必書主上學問之初宜體舒方能悅懌使不得游志發言亦恐妨學問又講讀官四五人皆兼要職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蓋專在政務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臣以為臣子告君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職業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乞免臣修國子監條例俾夙夜精思竭誠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亦使天下知朝廷之重論道勸學之為本要也苟或言之必聞其殷苟或行之必見其成其是之謂夫

唐貞觀十三年以旱詔求言魏徵乃陳十漸疏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

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
 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漸不克終
 謹用條陳裨萬分一惟下在貞觀初清淨
 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並
 訪珍恠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
 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冀堯舜今所為更
 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陛
 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响之如子不輕營
 為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
 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
 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
 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
 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
 而樂身之事實切于心此不克終三漸也
 在貞觀初魏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
 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
 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
 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疎莫見其非則不

待合而昵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
 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并
 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
 貞觀之初求士若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
 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繇心好惡以
 眾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斥雖積年任而
 信之或一朝疑而廢之使讒佞得行守道
 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
 拱無田獵干戈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
 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還馳騁為樂
 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
 貞觀初遇丁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
 顏色不接間白所短詰其過雖有忠款而
 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
 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
 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
 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
 關外携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凶去

此繇陛下矜育撫寧故歿不攜貳也比者
 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脫有一穀
 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帖秦此不
 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
 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
 醜之孽起于穀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憂
 勤恐懼之日也干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
 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
 上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
 斯言當施何顏與公相見哉乃以所上疏
 列為屏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
 世知君臣之義仍賜黃金十斤廐馬十匹
 故苟有衣必見其敝則魏徵之言之謂矣
 元宗先天二年以姚崇為相崇知上大度
 銳于治乃先設端以堅上意因跪奏臣願
 以十事聞陛下度下可來以峻法繩下臣
 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

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水有牽
 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北來王佞冒
 觸憲網皆得以寵白解臣願法行自近可
 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
 豎宦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
 公卿方鎮浸亦為之臣願租賦一槩絕之
 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
 咸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
 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
 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
 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
 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
 絕道釋營造可乎漢以祿葬閭梁亂天下
 國家為甚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上
 曰朕皆能行之崇乃頓首謝故苟有車必
 見其軾則姚崇之言之謂矣宋仁宗至和
 元年御史馬遵疏曰臣每讀唐書見宰相
 崔羣對憲宗論開元天寶間事未嘗不廢

卷而嘆以為知言其畧言安危存亡繫所
 任明皇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
 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
 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
 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
 亂自此已分矣其切至明白如此豈不謂
 之知言乎蓋人之用舍存乎前國之安危
 繫乎後譬猶養身常須畏疾不可以覺痛
 之日始為受病之辰也竊聞弼臣累懇求
 退或慮聖慈重違其請則須別求以付大
 柄今山摧別都之鎮日食正陽之朔大異
 仍見多事可虞伏望陛下深惟三聖基業
 之大四海生靈之廣采中外之公議斥左
 右之私言鑿開元天寶之理亂戒林甫九
 齡之用舍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間不容髮
 雖悔何追陛下擢臣冗職之中任以言事
 之責日夜惟念無以補報若煩碎迂濶之
 論不敢上煩天聽惟中書政本命相用人

崑為急務與其後時而悔不若先事而言
 在職所言雖死無恨故如崔羣所言可謂

苟或言之必
 聞其轂者矣

皇祐間御史何郊疏曰臣竊以唐虞三代
 成天下之治為日曠久不敗者豈其時之
 易治繇其君有位久歷年多耳然不惟其
 君在位歷年之久抑繇任其臣專且久也
 虞之賢臣臯陶為冠夏之賢臣伯益為首
 舜禹任之與之終始故能成至治湯得天
 下以伊尹為輔不惟其身任之及其子孫
 亦任之太戊之在位其相伊陟而已高宗
 之中興其相傳說而已皆終其世未易一
 人焉所以能享其名周武創王業惟周召
 之用不惟其身用之及其後王亦用之所
 以能成其功漢高之取天下也以蕭何其
 治天下也亦以蕭何之終繼以曹參亦
 不惟其身任之至于後嗣亦任之所以能

大其業劉備之得蜀中晉元之得江左顧
 其業亦甚微矣然而能抗衡中夏延及數
 世者以任諸葛亮王導專久之致也唐太
 宗成貞觀之治非他則房杜王魏長孫之
 故明皇開元之治亦非他則委姚崇宋璟
 之故也東漢李固杜喬陳蕃時君亦知其
 賢而用之不終以儉邪害之所以速衰危
 之患隋高祖任高熲以平天下承以楊素
 所以無宏遠之業唐憲宗任裴度杜黃裳
 以平夏州破淮蜀間以皇甫鎛程異所以
 有叛渙之憂凡茲歷代君相相遇任不厭
 久未嘗不治任不保終未嘗不亂後漢治
 郡縣司倉庾官之輕者尚善其吏久至子
 孫况任天下之重而欲朝受命夕成功未
 之有也陛下勵精致理擇賢為輔自始即
 位及今兩府之臣已數十人亟罷惟呂夷
 簡在相位十數年中兩罷而復用李迪
 兩被進拜始任之數月其再也才逾年杜

衍之拜甫及百日雖進退用舍決之聖慮
 必皆有為然而人情見陛下始用之不聞
 其盡賢既退之不知其有過但謂出入兩
 府官重則遷故近來仕至兩省官者人人
 有大用之望其望無他不過冀厚祿假榮
 勢為子孫家族耳計陛下之用之與天下
 所望於諸臣者則不止於此也諸臣進用
 既多或以過有災異則固當罷免或以避
 禍患則退自安全今之任者既不能自固
 後之來者又未必能安若是二府無一定
 之任矣二府無一定之任而欲議天下之
 治何日之有以陛下聰明神聖之資於堯
 舜非遠在位已三十年而政理文采未浸
 淫於漢唐之間繇任大臣不久而人為苟
 且之計也天國家之弊莫大於人臣苟且
 况大臣乎伏望陛下懲既往之失圖將來
 之得於二府大臣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
 用之必使久於其職既久矣必待以勿疑

審此數端曠日歷年而責其成功人雖中
 才必勉強為陛下宣力况得賢材而又久
 任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夫何郊之言則
 未為定論也知人甚難任人不易庸人能
 享十年之寵不能成一日之業舍擇賢而言
 久任徒亂階耳必如孟子所言詢之國人
 斷之朝論折衷之君心不得已而用之進
 還以禮久速以道庶乎其可也然如
 何郊之意所謂行之必見其成者矣
 魏明帝時杜恕論考課疏曰臣聞書稱明
 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
 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身獲之舉千
 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
 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以為
 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
 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
 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

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綴京房之旨可謂明
 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治與帥濟之
 風臣以為未盡善也欲使州郡考士必繇
 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
 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或就增秩賜爵
 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以其職考課
 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
 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
 機至眾誠非一朝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
 臣為股肱眩明其一體相須而成故古人稱
 廊廟之材非一木所支帝王之業非一士
 之畧繇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
 致雍熙者哉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昭
 水火感知已而披肝鬲者况於束帶立朝
 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
 非徒知已之惠諸蒙寵祿受重任亦欲舉
 明主於唐虞之上厠已身於稷契之列是
 以古人不患念治之心不盡患自任之意

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
 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
 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中其有夙
 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平執不阿危
 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
 素以爲高拱默以爲智志在苟免不忌容
 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
 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
 抱見疑之勢公議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
 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材又况於世俗之人
 乎今之學者師申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
 爲迂濶不周世用此竄風俗之流弊創業
 者之所致慎也杜恕之意以考課三公在
 於明道術立言行天下望治於下人主責
 成於上而惜其言之未繁也人主不精於
 知人而樂於責成以共繇而下之材責稷
 契以至上之業雖百年必世不復可致矣雖
 然則猶有意於責成也

葉適之論考課曰夫課羣臣當以實實不
 能課當課以名名以致實實以致名有一
 不失是爲尊主之經失實失名則其主輕
 以此爲治雖勤弗成堯舜之時天下之患
 莫大於水民生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之政
 莫甚於禮樂典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
 堯舜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其所長專蒞
 一職而不制可否其間然而必爲之法曰
 三載考績三考而黜陟之以此課其官而
 官之長亦各課於其屬法簡而令必行故
 其可見之効不惟施之謂實吾祖宗之治澤
 又能及於後世是之謂實吾祖宗之治澤
 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雖僚異之能不
 得自有所爲徒借其人之重以行吾法耳
 然必養之儒館任之金穀居之諫評審讞
 刑獄習知邊事一人之身內外之官無不
 遍歷較之以資取之望然後其大者爲
 政事之臣小者爲侍從之官其大者爲

旋衆職詳練世事雖不必真能盡知而皆
 習聞其大槩名爲蘊藉醇雅沉厚老成以
 局度器識自許而上亦護養愛惜不使有
 以少損其名其人尚德而寡過則所蒞之
 官亦不至於廢曠而不理是故可以造居
 通選而無疑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治是之
 爲名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祖宗之名不
 責其實然而名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不
 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尊安而天下無事矣
 噫使天下之聖賢不廢吾法雖天下之中
 材亦得自附於善人君子之名豈非課名
 實之本意與後世號漢宣帝爲能行責實
 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役焉程其文書殿
 崱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
 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僅百工
 浴吏之所能爲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
 之所能爲而又親持柄以行其雜霸之道
 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覩所謂實耶是

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
 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末名
 在上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爲三公而無
 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下皆有傲
 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名方彼
 任其所尚各自爲能罷使羣臣行其誅賞
 而豈悟其並失之哉臣不佞竊言今世之
 故以爲課之以實耶則今之大官重職皆
 未有長久任事使見功効可利天下也而
 上輒以爲不稱職罷去之矣人臣之得爲
 此亦曰吾非實能久於是事亦偷嗜苟容
 虛文應之而已是未得所謂實也以爲課
 之近之臣有侍從講讀之要自宰相之外有
 樞近之臣有侍從講讀之要自宰相之外有
 見有卓然名於其間曰某官某人某名某
 事則亦其位無取而已矣是未得其所爲
 名也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醒痛者之願
 痊十四五年矣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

所在獨若之何哉雖然臣以為今天下之
 治亦有意於為實而未知所為實夫擇天
 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責以俗吏百
 工之所能彼肯俛然為之耶俛然為之者
 百工耳俗吏耳上之所授用所貴幸所驟
 取而後退昔退而今進者皆可得而考也
 上怒其不為實又不喜其為名從而取之
 又從而廢之是以廉退者不任骨鯁者不
 任蘊藉温雅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目許
 者舉不任焉故諫官御史無人翰墨制科
 無人大者至於丞相之位或無人焉則曰
 羣臣百官之不足用也不足用則上不免
 於自用然則今之世舉羣臣百官以為不
 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消奸雄而防未
 也以威乎人也非所以天下皆為已用而
 夫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皆為已用而已
 不必自用自用則人主尊而國威失國威
 失則名實俱輕為人主者奈何用一人而

使天下之名實俱失也乎
 甚矣課名實者之陋也實存於中則名著
 於外何責課之有乎子路之治莒夫子未
 入境而嘆三善也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
 境曰噫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
 乎入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
 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
 子曰然吾入其境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
 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
 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
 其民力之屈也吾入其朝君能視而不下
 問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
 也如延陵季子者可謂未或言之而聞其
 轂未或行之而見其成者矣

成信章第二十二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

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

集大命於厥躬

周田觀文王今詩作割中觀寧王

詔令多則上無威勸諭繁則下多過所以然者飾易而信之難也為上之所言者皆飾也為下之所聽者皆信也以一飾而當衆信則美惡著於一時而疑叛成於天下矣中孚信也中孚之小畜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言信而畜疑者也信而畜疑則天下皆疑之婚媾之與仇敵乍起乍伏鼓罷歌泣有不能自主者矣中孚之履月幾

望馬匹亡無咎言疑而致信者也疑而致信則天下皆信之月望而馬亡不出百里其夜必復交絕數而行不迷也上有迷行則下有疑志疑志成於下則迷行歸於上民之飾惡以美非其性然則上之教也故曰言從而行之行從而言言之非所以教順也所以教信也教信則不貳不貳則不疑而易簡之理可致矣

方西漢時儒者邃於經術其言得失本於治行者莫著於王吉當宣帝時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口陳於前思惟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吏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王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聽斷訟獄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

右不正難也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
 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
 誦之失則天下咸議之使左右審擇所使
 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
 也所使所以迪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太一統者六合
 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
 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罰
 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
 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
 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
 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以極質樸日銷恩
 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
 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
 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
 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
 以不若高宗竊見當時務不合於道者謹
 條奏惟陛下財擇焉吉所條奏畧言人倫

綱紀諸嫁娶尚承乖於典禮風俗奢僭宜
 敦節儉任子外戚不宜居位欲使民抑末
 而歸本上以其言迂濶不甚寵異也世俗
 謂吉言皆本於董仲舒間有之矣其言左
 右不正難與言化言發於近而見於遠皆
 本於易春秋間有出於晏氏者齊侯問於
 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分公
 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
 僚各得其所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
 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繇入矣不善言
 進則善無繇入矣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
 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
 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疆勉而已疆勉學
 問則聞見博而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
 而大有功春秋曰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方正遠近莫敢
 不一於正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
 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
 草木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也
 又曰陛下并百姓者始王心未加焉曾子曰
 功不加於百姓者始王心未加焉曾子曰
 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之則光大矣高明
 光大不在於他在於加之意而已陛下因用
 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又曰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
 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
 致其教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
 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火銷膏而人
 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知也
 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也故
 如仲舒所云則明乎成信之道使民不得

大其美而小其惡者矣
 齊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
 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
 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於道而不止晏子
 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
 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何也對曰君使
 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
 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不旋月而
 國莫之服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
 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
 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
 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復為也故曰
 禁之以制而身不先民者不以制也
 民者不以言而禁民者不以制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
 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

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惡道也哀公懼
 何不博也孔子對曰若惡道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
 焉有問曰若惡道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
 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
 不能甚好善道不能言美而行惡則天下一言也
 亦不能甚矣故君子言美而行惡則天下一言也
 無美行違行而飾言則三懼三懼者何也一曰
 孔子又曰明主有三懼三懼者何也一曰
 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
 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也一曰
 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九
 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
 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
 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
 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
 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
 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惟聖
 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

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
 朋辨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
 之先祖桓桓公西面而坐管仲隰朋東面而
 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三子之言吾目加
 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
 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若夫寡言而
 行則何謂也文王問於太公曰富天下若
 何對曰曰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
 大夫曰國之國富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若
 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若
 王者則可謂言從而行之言不飾行若矣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之言不飾行
 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益子貢
 曰賜少時事君子無固盜耶孔子曰
 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固盜耶孔子曰
 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為暴也取人善
 以自為已為盜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
 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

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小人也言人之惡者不內相教
 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惡者有所傷
 而無所得而無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
 後人擇口出之令口如耳故如仲尼者則
 所謂行從而言之行不飾言者矣甚矣斯
 言之惡則齊皆從政當官言人之善而不言人
 之惡也惡而去之善而舉之蓋宰相之事百
 執則未及此也夫使百執皆不及此則民
 之大其美而小其惡則亦無惟矣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
 右曰君未有過何更之有簡子曰謂呂更
 之安知其不有過也且吾既諾之則何敢
 不更也吾無是諾則後無令吾更者後無
 令吾更者則安知吾今不有是過乎如簡
 子則可謂未言而先行之矣魏文侯使西
 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魏文侯義西

門豹曰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
 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奸揚人之
 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而親之
 辨博者而師之問好揚人惡蔽人善者而
 察之不可不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目
 見之月見之不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目
 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
 治治乃行如文侯則可謂未行而先言之
 矣全功成名布義此三三謂未行而先之
 也寡言敏行成信此三三則信乎為臣者
 也仲尼不敢以彰善癉惡命子貢而文侯
 敢以過惡揚善命鄴令則信乎為臣者
 之難也抑戒之言白圭則猶乎為人臣者
 之道也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
 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
 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悔勿謂何傷其
 事多患安祿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

留文集傳

卷四

三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
 禍將然勿謂莫聞天何人熒熒不滅炎
 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
 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
 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疆梁者不
 得其歿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
 其貴君子知天不可與之爭者內藏我知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內藏我知不
 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
 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
 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
 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溪
 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夫
 金人之銘則未為鄙也而夫子鄙之何也
 謂是近於愿人者也宗廟之側朝廷之前
 成憲可守則守之其不可守便便之言莫
 與奪也曰謹曰信而已晉使范昭觀齊國

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左右范昭趨曰願
 君之倖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
 樽獻之客晏子對曰撤去樽范昭不悅起
 舞顧太師曰昔未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
 師對曰昔未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
 曰夫晉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而
 子怒之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怒
 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於景
 公問太師曰昭歸胡不奏成周之樂對如
 子於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樂對如晏
 試其君晏子知之禮之吾犯其樂太師知
 子聞之曰善乎禮之成信也成信者不飾
 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故善行者不飾言善
 言者不飾行歸於成信而已矣勝義勝之
 武王既聞丹書之言揚然於敬勝義勝之
 旨退而爲戒以子孫於席之敬勝義勝之
 焉於機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帶爲銘焉
 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

風	無	名	自	屨	帶	忿	毋	毋	淵	盤	生	監	一	前	於	馬	於	於
將	慙	難	杖	之	之	壺	曰	曰	猶	之	听	不	反	右	矛	於	履	履
至	弗	得	食	銘	銘	惡	胡	胡	可	銘	口	遠	一	端	為	牖	屨	屨
必	及	而	自	曰	曰	乎	傷	殘	游	曰	戕	視	側	之	銘	為	為	為
先	而	易	杖	慎	火	失	其	其	也	與	口	邇	亦	銘	馬	銘	銘	銘
搖	曰	失	戒	之	滅	道	禍	禍	溺	其	鑑	所	不	曰	席	焉	焉	焉
搖	我	無	之	勞	修	於	將	將	於	溺	於	代	以	行	左	於	於	於
有	持	勤	情	勞	容	嗜	長	然	人	於	銘	機	以	可	端	為	豆	豆
聖	乎	弗	嶠	則	慎	慾	杖	毋	不	人	曰	之	忘	悔	之	銘	為	為
人	擾	志	則	富	戒	惡	之	曰	可	也	鑑	銘	後	後	銘	焉	焉	焉
不	鉏	而	逃	觴	必	乎	銘	曰	害	也	寧	曰	右	左	日	於	於	於
能	以	曰	戶	豆	恭	相	曰	惡	其	楹	溺	皇	端	端	安	弓	弓	弓
為	泥	我	之	之	恭	忘	惡	乎	禍	之	於	皇	之	之	樂	為	為	為
謀	之	知	銘	銘	則	於	富	危	將	銘	於	惟	銘	銘	必	銘	銘	銘
也	若	之	曰	曰	壽	富	貴	於	大	曰	於	敬	曰	曰	敬	焉	焉	焉

以	今	始	復	官	督	謂	今	以	唐	聖	問	興	德	先	牖
委	既	散	一	物	如	失	即	誠	太	人	弗	之	必	之	之
之	徵	還	年	如	有	信	位	信	宗	而	忍	行	興	劍	銘
所	輪	之	繼	何	司	對	未	御	魏	已	終	無	倍	之	曰
與	復	後	有	又	以	曰	幾	天	徵	三	身	忘	德	銘	隨
於	後	方	勅	詔	為	而	而	下	一	代	之	自	則	曰	天
點	為	復	云	關	負	失	欲	日	謂	而	羞	過	崩	帶	時
兵	兵	更	已	中	秦	初	令	謂	太	能	故	之	弓	之	地
而	何	征	役	免	王	府	臣	臣	宗	以	能	之	之	以	之
復	謂	百	已	二	天	國	諸	民	曰	誠	信	銘	銘	為	財
疑	來	姓	輪	年	子	司	連	皆	曰	信	其	曰	曰	服	敬
其	年	已	者	租	國	物	負	帝	陛	言	行	造	屈	動	祀
詐	為	不	從	調	司	非	官	愕	下	者	者	造	伸	必	皇
從	始	能	來	關	之	官	物	然	嘗	則	則	造	之	行	天
中	乎	無	年	外	物	物	者	曰	云	者	惟	造	義	德	敬
遣	無	惟	為	給	非	徵	咸	何	盛	惟	惟	造	少	行	以
使	又	惟	為	給	非	徵	咸	何	盛	惟	惟	造	少	行	以

鳥在其誠信御下乎上悅曰鄉固疑卿固
 執遠於事今論國家大體曲盡精要何其
 達也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朕過淡
 矣詔賜徵金甕上初以交州大藩去京師
 遠甚須賢者鎮撫之前後都督皆不稱難
 其人廷臣言瀛州刺史盧祖尚文武才而
 廉平可使也徵祖尚至親慰藉之祖尚
 既謝而中悔以疾辭遣大臣諭旨又辭遣
 其妻兄以爽信要責之又辭之上大怒罵曰
 人臣而皆違難既諾而背之何以使人命
 斬之朝堂惡爽信也他日與侍臣論齊文
 宣之為朝人徵進曰文宣狂暴然與人爭論
 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刺史魏愷使梁還
 除光州刺史史不肯行文宣怒讓之愷曰臣
 先任大州有勞無過今更得小州以是不
 行文宣貸之此亦有所長上悟徵意遽自
 引過曰曷盧祖尚雖失臣禮朕殺之已暴
 繇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故文

皇之有魏徵猶戶牖之有箴銘也魏徵沒
 上自謂失一鑑有五世孫暮者文宗拔為
 右拾遺遷起居舍人上常欲自閱起居注
 暮不可曰古置左右史善惡兼書陛下所
 為善臣亟書不奉一書脫不善又何敢不書
 觀記注臣不取奉詔上曰朕曩嘗觀之庸
 何傷對曰此自曩時史官失職而然若人
 主自觀史則史臣必有所諱何以信後上
 曰善故記注之主之言行不飾不誣則史臣之
 責也記注之臣善飾其君則天下之民皆
 大其美而小其惡民大其美而小其惡則
 人主之好惡益亂而不可治矣
 言而行之其猶織乎不言而行之其猶耕
 乎言從而行之猶織乎不言而行之其猶
 益稷是也三代以降漢稱張安世金日磾
 唐稱楊綰賈耽之倫求其能任事沈默自
 著者晉稱劉宏魏舒宋稱李沆王曾至於
 折衝境外慮勝後成則裴行儉劉仁軌其

選矣儀鳳中阿史那都支逼安西朝議欲
 討之行儉言曰波斯王歿長子質京師宜遣
 使者持節送之使道出六經莫賀延召諸
 勞而定也乃克使西行道縱獵殊樂今念
 芒謂曰曩吾都護此州時縱獵諸首喜願從
 之未嘗忘諸君能從我獵乎諸子不備也
 者萬人都支謂其送波斯王以歸既又破
 數日忽倍道西進去都支帳十里請會獵
 遂禽之并禽其與國遮匐王以歸既又破
 熟畜可汗所謂糧車伏壯士躡以精兵者
 也嘗引大軍次單于府北而營掘塹四周
 暮矣行儉忽傳令移營諸將言士倦思休
 不可動不聽趣徙之是夜風雨暴至視前
 所營地水浮幾丈餘諸將驚服問故行儉
 笑曰自今第從吾令不必問所從知也武
 德初劉仁軌為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
 者豪奪莫敢問仁軌誠諭不從杖殺之上

召罵曰是何縣尉殺吾折衝廷詰不撓奇
 之擢櫟陽丞貞觀中諫止同州獵獵所謂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也顯慶中百濟反
 守將劉仁愿被圍詔仁軌發新羅兵援之
 仁軌請唐歷及廟諱以行曰行將頒大唐
 正朔於海表矣御軍嚴整所向皆克及天
 子征高麗無功勅仁軌西還仁軌曰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便社稷者得專之
 况瀚海之外哉今以一城居賊中動而蹉
 跌即為亾獨宜堅守徐乘其便耳既破
 貞峴城通饒海道會孫仁師率軍至遂平百
 濟頒唐歷於海外畱屯田及劉仁愿當代
 鎮勅仁軌將戍卒俱還仁軌曰天子方登
 封經畧高麗當農時而吏兵亟代新至未
 諳恐為敵所乘仁軌當畱未可動也仁愿
 曰君惟當准勅行何得自擅乎仁軌曰苟
 利於國何卹吾私於是陳便宜願畱屯詔
 許之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其劉仁軌

緝衣集傳

卷四

三

裴行儉之謂矣。三代而下，守成之主，能獨斷不飾言行者，稱唐宣宗。宣宗初，有晦德及即位，誅趙歸真，罷李德裕。宣宗中外大震，顧自德裕罷，難於命相也。所命相左，右無知者，嘗欲相蕭鄴，制且行內樞密，覆奏鄴，故判度支。今應罷，否上疑閣，佑之，即出崔慎，由名付學士院。草制而鄴罷，中尉馬元贊，以定策功，有寵相植，附之交親，上賜元贊寶帶，贊以遺植。植服以朝，上交親，收親吏鞫問，盡得其交。通狀貶刺常州學士，蔣伸嘗從容言：「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僥倖也。」上驚曰：「即如此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致亂非難。」上稱善，久之，曰：「異日不復復，獨對卿矣。」伸莫測，所謂尋拜相，嘗詔刺史臨人，官毋得輒從。外涖治必，諸京面察，乃遣相絢嘗從其。故人為隣州，必詣京，面察乃遣相絢嘗從其。道近省迎送，費耳。上曰：「朕以刺史多，絢對曰：『非』」

為百姓患，苦欲一訪問，知其優劣，行黜陟。令始行，輒以格不用。宰相可為有權時，方寒絢為之戰栗，每臨朝，宰相奏事，無一人旁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治然。問閭閻細事，問及官中遊宴頃之，復整容肅厲如初。曰：「卿輩好為之，乃罷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監手見乃讀，諫官員缺，中書奏請補上符，牛諫官要在舉職，豈必人多，第令如張道符，詔官與刑法官，諫官日聞所未聞。足矣，勅待詔官，與刑法官，諫官日聞所未聞。欲知天下郡國境土風俗，及四方阨塞，制置利害，命翰林學士，澳纂為書，曰：『處分錄。』欲擬政府名數及銓法，命具狐絢為吏部。注擬政府名數及銓法，命具狐絢為吏部。上閱焉，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翰林學士。澳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太息曰：『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為言矣。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

手讀之自寶歷以來闍寺權寵上雖為所
擁立而剛明不惑一裁之以法有勅使過
陝右鞭驛吏見血觀察使高元裕以聞謫
配恭陵內園使遇宰相不避馬相奏之上
詰責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衙勅命
卽橫絕可也何得私出不避宰相為乎配
南牙著為令蓋明勅如此尤重惜各罷雖
於翰林最親然遷官必慎資歷曰吾不敢
以官爵私親臣也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待
幸賞率終歲不用建州刺史于延陵辭之
官上問曰卿母為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
上曰卿母為建州遠政鉅細何渠不聞此
階前乃萬里耳嘗較獵苑北遇樵夫問其
縣曰涇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問為政如
何對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不與
盡殺之又歸帖名寢殿柱間擢刺海州入
謝賜金紫取帖示之又獵渭上有父老十
數人聚佛祠問之乃醴泉百姓也為縣令

李君奭祈雷會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授
其重民治通下情如此嘗語敏中云朕昔
從憲宗靈舉行道遇風雨百官散惟山陵
使長而髯攀靈駕不去者誰耶對曰令狐
楚曰有子乎曰考功郎綯也才器可任使
卽擢知制誥已得相與宰相論元和間循
吏孰賢周墀對曰臣嘗守江西聞察使韋
丹之賢也功被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
如一日賢矣立以其子宙為御史黨項寇
邊欲擇帥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
事誠接古據今陳方略較然上喜曰不意
頗牧近在禁中卿其為朕行誠欣然奉命
招諭黨項降之諸用才不欺奪誅殺之而
項反繇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而
反詔於銀夏境內給閑田令耕作為生勅
靖之而黨項遂安蓋自漢宣帝而後厲精
為治言信行從使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

惡者宜莫若宣宗矣

恒德章第二十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
 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
 我龜既臯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
 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

夫子凶

兌命云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又云惟厥

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

則亂事神則難煎後互蓋古人引書多若

此不必為真
 廣異文也

易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蘇軾曰雷風非天地之常用也天地之化所以無常者以有風雷也君子法之以能變為常則其道運矣是未得恒之義也恒之為義以陰從陽以剛馭柔以其不變制其數變者也風之起無方雷之立有方故雷作則風隨雷起則風止夫婦之道春秋之義也君子觀於雷風以立其性不以陰變陽不以柔變剛取其無方歸於有方取其無常歸於有常而後萬物之情可調也恒六五恒也婦人貞一夫子制義恒而大過則近於婦人恒九二悔亡此言恒之小過者過於恒久而能中何悔之有故立不易方君子之治也通變盡神聖人之化也聖人之化不久不成而又况於君子乎况於善乎人

仲尼論聖人君子善人而歸之有恒何也曰是亦賢人也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王人之使為治朝夏而夕壞變詐講張不半其身而覆亡隨之可哀也夫唐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為禮部尚書門下三品林甫乘佞多狡數淡結左右凡上動靜無不知之以是對奏常稱旨又多得內戚之助上既欲以是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社稷之憂上不從時上在位久漸肆奢欲急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阿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於是附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欲廢之九齡力爭不肯奉詔林甫初無所言但謂內侍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

其語白上上為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
 得無動林甫日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
 甫引蕭昺為戶部侍郎昺素不學嘗對中
 書侍郎嚴挺之讀伏獵侍郎繇之言於九齡曰
 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繇之先有出妻嫁
 刺史林甫以是怨挺之挺之先有出妻嫁
 蔚州刺史王元琰琰坐賊罪下法司挺之
 為營解林甫以是并中九齡及裴耀卿皆
 罷去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
 言林甫明召諸諫官謂曰明主在上羣臣
 將順之不暇鳥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
 平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
 莊璣嘗言事明日黜為下却令自是諫諍
 路絕矣遂勸上立壽王瑁大興諸宮之難
 與牛僊客比而總文武選事凡才望功業
 出已右及上所禮貌將迫已者必百計去
 之尤忘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
 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曰素望清崇今交廣藉

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
 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
 粹上目送之淡歎其蘊林甫向調知之乃
 召絢子弟謂曰尊公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
 才上欲以尊公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
 不然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眾望乃除華州
 懼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眾望乃除華州
 刺史未幾以疾誣罷去上又嘗問林甫以
 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任用挺之論以上待
 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揜之論以上待
 尊兄意甚厚蓋為疾求還京師而面上思乎
 挺之從之林甫遂以其疏白挺之老得風
 疾宐且授以散秩便醫藥於是授詹事及
 齊澣亦為少詹事於東京養疾戶部尚書
 裴寬素為上所重林甫亦忌之及裴寬論
 裴散復海上監序功林甫先以告散復散
 復反以囑託論寬坐貶睢陽太守及上自
 東都還林甫知上暴巡率乃與牛僊客謀

增近道粟賦及和耀以實關中上益以豐
 亨自豫會與李適之張垧爭隙遂引吉溫
 羅希奭以興大獄時謂之羅鉞吉網而交
 構東宮株連縉紳韋堅李適之皇甫惟明
 楊慎矜王鉷諸素有權燄者皆墜其阱中
 方李邕裴啟復之苑也羅希奭挾其威自
 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至
 宐春李適之仰藥至江華王琚自縊又迂
 道過安陸欲恠殺裴寬裴寬為仰頭乃免
 故自林甫所惡無不斃者惟欲以擁兵奉
 太子殺王忠嗣上以太子仁孝不動也猶
 以忠嗣沮撓軍功罪當死賴哥舒翰入朝
 力救之乃免時有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林
 甫罪二十餘條林甫先調知之諷御史逮
 捕杖殺之於是無敢言者時林甫子岫為
 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
 指彼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
 滿天下一朝既至欲為此得乎林甫曰勢

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
 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
 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
 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
 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鑿地
 堦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
 莫知其處嗚呼如李
 林甫可謂無恒者矣
 代宗廣德之初年元載遂專政復修李林
 甫之術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
 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揆
 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有華原令顧
 繇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納賄坐流錦州
 載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允論事
 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
 上旨諭百官曰此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
 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
 尚書顏真卿疏言節官御史陛下之耳目

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
 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
 若所言果虛宐誅之果實宐賞之不務為
 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
 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
 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
 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天寶以後李
 林甫為相淡疾言者道路以目卒成李蜀
 之駝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
 盡言况令宰相哉而抑之則上所聞見者
 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結舌陛下
 昔林甫雖擅權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先
 台宰相陛下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
 之無及矣載聞而恨之以真卿誹謗貶峽
 州別駕會上惡魚朝恩專擅意不能忍元
 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
 之亦知天下公憤令載為方略因寒食
 置酒縊殺之元載既誅魚朝恩上益寵任

言奪其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
 之往還誅朝恩亦必豫之卿勿以為疑載
 攻之不已上乃置必於魏少游所為江西
 其官屬必曰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錄書
 可束裝來明年有成都司錄李少良以上
 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
 語告爰人幸頌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
 之上怒弁杖殺少良頌得上下大夫之不
 為顧英懦不隨思得上下大夫之不阿附者
 為腹心漸收載權乃以浙西觀察使李栖
 筠為御史大夫稍勅載之黨與而元載
 始細載猶與王縉比周貪黷無已上欲誅
 之恐左右漏泄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縉
 其夜醮有告其圖為不軌者上御延英
 殿命奏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

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
 李涵等同鞠之間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
 詰以陰事載緝皆伏罪是日先杖殺知內
 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自盡於萬年縣卓
 冀倩等皆杖死英倩弟英璘遂反上發禁
 兵討平之元載貪橫耳其變詐無恒不及
 李林甫然以代宗之明明知其奸釀毒十
 六年僅乃克之使李泌遠避又七人奪
 廼得復殊不可解易曰恒其德
 婦人吉夫子凶其是之謂夫
 盧杞者貌陋色如藍有口險賊淡急德宗
 悅之建中二年擢為相知帝多疑忌因
 設以離阻羣臣勸以嚴前御之用市忠
 上信倚甚至梁崇義反詔海寧李希烈討
 之雨又未進師上怪以置杞度上惡楊炎
 蒞造膝對曰希烈故與炎鄰今遷延以炎
 在位請也下若曹完炎使希烈赴功必用

炎須事平復召未歸也上曰善能炎自宅
 在東都賣以為官廨杞諷臺官勅之命炎
 所惡御史大夫嚴郛往覆視稱受直過適
 下大理議法留正以為常奪官杞怒貶留
 官下他吏他吏以監主自盜當絞初蕭嵩
 有家廟臨曲江元宗以娛游地非神靈所
 棲命徙之炎家立廟直其地杞密言嵩廟
 地有王氣故元宗徙之炎有異志取建廟
 上發怒貶嵩外司馬如吏議殺之於是
 上益疑大臣不足與輕用三尺矣先是杞
 父奕死東都之難蘇山使賊黨嘗奕晉狗
 河北至平原平原守蘇真卿執其使腰斬
 之取奕首及諸死事者首積以蒲身棺斂
 焉為祭哭受弔及是為杞所媚惡真卿賢
 責之曰先中丞傳首平原真卿不敢以衣
 拭血舌舐之公恐難擇壓乎杞瞿然下拜
 而銜轉刺骨李希烈反上問杞杞對曰希
 烈不反獨為人所誘誠得儒雅重臣

陳禍福可不勞師而定上問其人對曰顏
真卿三朝舊臣忠義正直為海內嚮信真
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宜慰詔下舉朝
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上不
聽而真卿竟死於難僕射揆相先帝所稱
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者也惡欲陷
之吐蕃請盟令完合盟使行揆辭曰遠行
不敢辭第臣年則已老矣儻即死道路將
不能達詔命上為然相曰和戎事非老
成練達者不任一揆行則自今少於揆者
不暇復辭難矣遣揆竟卒於道相編忠直
亦為上所重杞忠會鳳翔帥缺即繆言
鳳翔將較皆高者宰相無以鎮撫臣請
行上俛首未言曰陛下必以臣貌寔
不為三軍所服惟公可者上乃應鑑曰無
以踰卿鑑知為相初排而大杞傾險變詐
似林甫而興大獄殺精神擣害宮掖則異
或於林甫故被

陳希烈者講老莊柔佞易制遂引以為
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書名
而已及楊國忠用事希烈遂與林甫為敵
晚節不復如前矣盧杞亦以關播謹默易
制也薦並相親任之播進對時欲有言杞
目攝之出噍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
引至此曩奈何欲發口論事相負耶播自
是不復敢言而大權盡歸杞矣蓋陳希烈
以方外見幸於上關播以猥庸取
附於相初終縣殊故離合異致也
建中靖國間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與供
奉官童貫善常訪三吳奇巧書畫附文字
以達禁中因遂得召首論二事一請條具
紹聖以察元祐之詆謗一請駁正元祐置
訴理所之非上益嚮用之會鄧洵武論韓
忠彥為韓琦之子尚能紹述父志陛下為
神宗之子當明紹述之事又獻愛莫取圖
分別元豐元祐諸百執其所引重惟温

蔡京及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
 而已蔡京以是得相崇寧元年九月巳亥
 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宰執自司馬光而
 下及侍制以平官百二十人謂之姦黨詔
 邪說誠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
 事竝勿施用尋以程頤學術頗僻邪說誠
 行除名時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
 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刺石長安石工安
 民當鐫字辭曰民愚固不知立碑之意但
 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
 邪民不忍刺也府官怒欲罪之安民泣曰
 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恐得罪後
 世聞者媿之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
 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如糞土其講議
 條例者終歲遷官不盡又造當十大錢立
 交子錢引私造之罪以筦泉府三年重定
 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籍者合為一籍
 通三百九人刺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

毋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
 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
 日不以今日為黨乎人之過惡自有公論
 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憚
 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五年春正月戊戌
 羣出西方其長竟天劉逵請碎元祐黨人
 碑寬上書邪籍之禁上從之夜半遣黃門
 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
 可毀名不可滅也二月京罷為太乙宮使
 留京師言者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上曰
 進退大臣當全體貌上為下詔戒飭言者
 迺止曰何劉逵罷蔡京又令其黨進言于
 上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
 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上惑其說復有
 用京之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鄭貴戚知之
 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
 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
 譴乃更張耶上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

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上始罷達
 而復用京於是梁子美以兆珠進得右丞
 鄭居中以附戚進得樞院有太廟齋郎方
 軫者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
 以紹述熙豐之說為白煤之計內而執政
 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
 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
 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止之善則稱
 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
 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
 無虛日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
 則誰肯為陛下言者京又使子攸日以花
 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
 臣以為京必反也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大觀四年五月以彗星見詔侍從官直言
 指陳闕失石公弼等始極論蔡京罪張克
 公論蔡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
 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交役將作以葺私

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
 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
 之讖法名還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之
 民園土聚徒郡之惡及不軌不忠凡數十
 事始貶京杭州政和二年京復自杭州召
 還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
 議已每作聖諭密進巧上親書以降謂之
 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必
 託以行至使中人揚球代書羣下亦莫敢
 辨於是又改官制建明堂遂正公相之位
 宣和元年上率道德院觀金芝遂率京第
 京矜耀以懾四方傳其謝表有輕車小輦
 七賜臨幸之語曹輔極論遂編管郴州京
 專政久公論不與又與子攸權勢相軋父
 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又為王黼所傾乃
 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六年王黼罷蔡京復
 領三省事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治事
 悉決于季子儼凡京所判皆儼又與兄攸

交惡彼屢言于上請殺儻於是勒京致仕
嗚呼人之無恒至於父子兄弟化為胡越
則權利之害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其蔡氏父子兄弟之

夫謂宋自建炎而後當國人材無復足稱其最
無恒者有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史高之賈

似道之流檜初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
撻懶為其任用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

以為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
氏自軍中趨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

棄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上命
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

自南北自北朝士疑其與何卓孫傳等同
被拘執而檜獨還又燕至楚二千八百里

踰河海無誰何者安得殺監與妻俱南惟
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力薦其忠

檜入對即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上謂輔
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

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
雖數遣使于金但旦守且和而一意與敵

解仇息兵則自檜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
得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上

聞遽相之及得位惡左相呂頤浩欲規恢
復乃風臺臣言周宣王以內修外攘成中

與越王勾踐以種蠡分職成霸今二相宜
分職內外用成恢復功於是願浩出開府

鎮江而檜獨居中用事引諸名賢刻清要
以為名願浩既知為所賣心恨之會胡安

國撻朱勝非遂以黨去檜并罷安國等時
檜罪狀未著又以黨去得自附於仁賢中

外莫能明也已上傷上皇及宣和皇后春
秋高在外国深念欲和思檜言稍復其官

檜亦以是中外意劫士大夫及何蘄還自
金聞上皇寧德太后之喪始決意用檜置

諸戰將主恢復者不道矣檜一日見上留
 獨對言臣僚本不得情揚大言持兩端
 此何足與大計若陛下決主和願與臣議
 臣任其必成上曰朕獨委卿檜曰此大事
 望陛下熟思又它日請獨對問熟思如前
 如是者三度上意已確乃顯上章請和猶
 以公論為患勾龍如淵逢意言相公為天
 下大計主和第擇人為臺諫擊異議者則
 定矣於是張燾晏郭復魏玘尹焞梁汝嘉
 蘇符薛徽言李彌遜馮時中許沂趙雍及
 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方廷實等皆
 竭力爭之而編修胡銓疏以鉞布特聞直
 學士曾開樞使王庶史館修撰趙如圭皆
 面詆檜檜視然不動也韓世忠言金以劉
 豫相待義當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獨當
 之上亦不省亾何金撻懶與蒲盧虎謀反
 誅兀朮復敗盟責奉歲幣責奉正朔更誓
 命分道入寇陷燕所歸河陝州郡檜以其

言不讐乃大懼意謂必且召故相張浚用
 之也遣其黨馮檉嘗上意知上不動乃遣
 王次翁說上言曩國是無主事小變則更
 用他相屢變屢更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
 異已歷歲月不能定願深以為戒上深然
 之於是脊倚檜不衰時諸將猶可用命吳玠
 敗金扶風撤離喝走鳳翔劉錡敗金順昌
 兀朮走汴岳飛敗金京西復河南諸州郡
 又破兀朮於郾城兀朮亦憚中國悔已為
 兵端以莫將久留金縱之歸以書與檜令
 主和檜度上意惟怯獨願和率成仲蔚
 畫也遂甘心為兀朮間於是陰設間為上
 言金不足患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帥皆
 握重兵分鎮此國之大患也上以為然乃
 用王次翁計以諸將連捷召竝赴行杜論
 功賞世忠俊先至飛後七日乃至除世忠
 俊樞密使飛副使悉罷所部兵隸御前營
 已又罷楊沂中王德劉錡軍於是中國之

武衛盡撤初飛以恢復為已任檜逐相鼎
 飛對客太息抵檜奏怒曰君臣大倫根於
 天性豈以大臣而顧為面諛耶檜聞深啣
 之兀術又遺檜書曰必殺飛和乃可成檜
 亦以飛不死終梗和竟甘心飛而和乃堅
 已金歸三梓宮及太后封秦檜太師魏國
 公於是檜依金自固權重於天子魏國
 不能制而縉紳荼毒彌慘矣初浚與趙鼎
 竝相論人才劇稱檜引與共政鼎曰此人
 得志吾屬無措足地矣浚不以為然後罷
 相上問代者舉趙鼎上曰秦檜何如對曰
 比與共事方知其闇檜大恨及浚得罪鼎
 營救甚力而檜無一言當檜在樞府一聽
 鼎所為陽毀浚為茶鼎顧信之卒為所傾
 而罷檜性深阻如崖奔而好為浮語悅人
 同刻論事上煎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
 擠之俾上自怒據相位十九年更執政二
 十八人一語合即收之一語牴牾立罷之

凡臺諫糾劾章疏皆檜自操筆密授之以
 誣陷善類為已功又立久任之說以錮士
 士淹滯不得調開門受賂富敵於國上孤
 立亦中懣不自堪而張扶請檜乘金根車
 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浸浸無將矣初檜
 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
 豫上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
 將安歸檜乃語塞及洪皓朱弁等歸始稍
 稍知撻懶所以用檜檜所以通虜者而檜
 已橫啖不復可支矣人之無恒至有賣國
 事一至於此者

韓侂胄魏公五世孫為皇后季父方定策
 時為閣門使實通語言於慈福宮事既定
 自以為為功慶元初汝愚為相推毀蒞指揮
 使郭果為節度使而侂胄僅汝州防禦大
 失望汝愚謂之曰吾宗臣君世戚何可言
 功惟瓜牙臣當加恩耳徐諡謂汝愚言侂

胄姦異日必為患宜飽其欲遠之葉適亦
言侂胄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聽而侂胄
以傳導語旨故浸親幸數以事詣都省請
謁相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
之地侂胄大患曰當事急時相君獨跳身
走耳事既定乃薄我耶會正與汝愚議攢
宮不合侂胄間之遂內也罷正知建康而
汝愚得相侂胄猶以與汝愚同功敬憚之
而汝愚怒侂胄逐正不以告來謁拒不見
隙遂生知閣門劉弼又搆之云丞相欲專
定策行逐君以滅口侂胄懼問計弼曰惟
內批除臺諫擊之耳侂胄大喜內批以謝
溪甫為御史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諸僉
人竝進侍講朱熹以陛下即位未旬日而
進退宰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給舍不
及議正使實出於獨斷且非為治之體况
中外傳聞皆謂左右竊柄所行未盡允乎
上不聽侂胄度熹可問乃令優人峩冠博

帶效熹進趨狀戲於前為謹語問之謂其
迂濶不可用上亦以熹爭聳舊宮爭壽皇
山陵爭僖祧為撓權責難中不自堪也內
批除宮觀封付熹熹附奏謝汝愚爭之不
得陳傳良允祖交章留皆坐罷項安世率
諸館職上書願留熹以輔學不報吏侍郎
彭龜年論侂胄竊威福不可長請竄逐上
以侂胄於我有大勞講官黨其類與我爭
勝欲兩罷之知樞院陳騏以為不可侂胄
笑曰彭侍郎不貪好官乃元樞亦欲為好
人耶內批龜年與騏竝罷於是及楊簡呂
稷去汝愚學士鄭湜祭酒李祥及楊簡呂
祖儉章穎等皆以頌汝愚得罪太學生楊
宏中等伏闕上書編管五百里外尋以胡
紘及諸御史言放汝愚永州至衡州遂暴
卒而上初不知也御史何澹劉德秀等知
為公論所非乃勸侂胄申偽學之禁而胡
紘沈繼祖擊朱熹尤力選人余嘉上書乞

斬熹以絕偽學汪義端主之參政謝深甫
 悔其已甚抵書於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
 過自相講明耳果有何罪太皇太后聞而
 非之乃止及呂祖泰擊登聞鼓訟道請誅
 侂胄蘇師旦周筠逐陳自強輩杖配欽州
 而姦徒愈熾至有請榜偽學姓名示天下
 者會蔡璉告汝愚舊事詔捕彭龜年曾三
 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證其事中書舍
 人范重藝質責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
 為盛然至今得罪清議者以同文館獄耳
 公何為蹈之侂胄發慙曰我初無此諸公
 見迫耳事得寢然後知侂胄所為狂悖者
 時京鏜劉德秀胡紘汪義諸賢亦稍復官
 而侂胄官太師封平原郡王權寵震天下
 包苴大昌會金為蒙古所感蘇師旦勸侂
 胄立奇功時南北和四十年武備翫弛
 賢士盡屏棄貪鄙在位僨帥臨行皆謝罷
 陳自強治賦徒培克州縣驛騷將出輒敗

而金師四出渡淮陷諸州吳曦又叛於蜀
 程松逃歸侂胄始懼竄師旦於韶州初北
 伐議起宣撫使丘密日中原淪陷且百年
 固不可忘於心然非常之舉必非貪誕之
 人所能勝脫其不捷則首事之既孰為任
 之侂胄不聽及是金攻淮南急詔以密督
 江淮軍或勸密棄廬和守江密曰吾當與
 淮南同存亡益增兵守淮既而金亦苦其
 帥稍示和端密以聞侂胄方悔前謀聞之
 喜遣使報金許為和及聞金欲罪首謀誅
 之也復大怒銳意用兵中外憂懼史彌遠
 乘之與中宮併力而誅首旣卒函首以謝
 金人則禁偽學惑君心之旣烈也以蔡京
 之覆轍又重試焉亾國陷主而不知悔迷
 復之旣等於無恆可鑒也夫自是而後柄
 國宵人如史彌遠史嵩之丁大全賈似道
 輩愈細碎無
 復足齒者矣

熙寧八年呂公著上神宗疏曰臣觀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規模蓋宏遠矣故將致三代之治以允太祖之業豈特區區守文之主哉然臨朝願治為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戾而不和中立敢言者罹讒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其外則郡縣煩擾民不安業畎畝愁歎上垂和氣流離載道倉廩缺乏又無以廣賑濟至於骨肉相食轉苑溝堅者多矣上下相蒙莫敢正言使陛下有致治之心無致治之實何哉蓋任事之臣負陛下也何以言之邪正賢否天下之素定也今則不然燕日舉之以為天下之忠賢後日遂之以為天下之極惡豈天下人才固反覆而非常抑陛下之未察乎且如一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燕天下周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終累陛下作哲之明者也古之為政而初不順

於民者亦有之矣鄭子產是也子產為政一年而與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今之為政者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矣輿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煎也臣聞安危在出令治亂在所任故臯陶戒舜曰在知人亦安民願陛下以知人安民為先除穢布新以答天戒則轉災為福旋踵而應矣昨者朝議謂祖宗制度不可少變朝廷用人必循資格臣固曰不然何則興治補弊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能亦不宜專較歲月但一出於至公至當則可耳臣亦非謂今日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聽竝觀天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當酌損之苟為非便不以已行而憚改苟言可採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眾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其食救

水旱禦外侮矣臣自去國六年未有一言
 仰逢聖聰至於私居接人未嘗輕議時政
 今日所以輒進愚悃者誠恐陛下不於此
 時感悟則後日雖有奇謀高策未易為也
 蓋自熙寧後政令紛更無終歲之計而呂
 公著獨歸之知人易曰人而無恒不可以
 為卜筮其王呂章

蔡諸人之謂夫
 先是熙寧五年始置邏卒監蒞行市易保
 馬助役諸法諸言者悉罷去富弼時判汝
 州家居乃上疏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
 亂者大要不出用諛佞讜直之人二端而
 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為
 所以致亂也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
 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此乃人主致治亂
 之六略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
 於外雖有在朝者亦恐觸忤姦佞結舌不

敢開陳近日或有事緒上掛聖懷而忠義
 之士但仰屋竊嘆終不敢聞於上陛下不
 得知而又更張之路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
 願陛下聞眾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講求善
 政變禍為福俾天下受賜坐致太平此老
 臣有望於陛下不者恐浸漬漸深亂將
 至於時益煩霄旰之憂亦無所濟矣老臣
 區區犬馬之志略陳其端伏冀聖明無忽
 臣觀古今治忽信無過於佞直兩事也直
 者有恒佞者無恒有恒之謂忠無恒之謂
 枉古今無不喜佞之主朝廷極多惡直之
 臣喜佞惡直棄忠取枉而天下之亂日不
 可治故治病之貴醫猶治國之尚諫也舍
 醫而用巫舍諫而用佞則其病亂不復可
 治矣貞疾已改恒疹已失而後醫亦為巫
 醫雜治病卒不起上筮之道則亦猶是也
 方富弼奏上時上語輔臣曰富弼有疏來
 章惇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朝多小人章惇

曰盍令分別孰為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
豈可令分拆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
章惇責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
曰吾儕不聞讜言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
曰聖諭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章惇
無以對古今之別君子小人未有明著於
此者也詩曰我龜既臯不我告猶易曰不
恒其德或承之羞言佞直之不可屢淆忠
枉之不宜

互用也
臣觀緇衣一書二十三章皆本仲尼之言
雜引詩書以明之凡十五引書二十三引
詩其稱易者一而已歸於恒德言好賢惡
惡之賢有恒德也好賢不堅惡惡不著則
為上難事為下難知上無定心下無固志
而爵賞刑或皆不可用矣仲尼思見聖人
而歸於有恒詩言民之秉彜本於厥有恒
性蓋人性本善埋義悅心見賢者而好之

見不肖而惡之雖
盜賊其性一也惟
在堂陛之間人人餘貌則衡鑑難明入於
紛華之域事事蕩心則愛憎易變以易變
之愛憎投難明之衡鑑故上聽不消下言
愈亂而緇衣巷伯之詩顛倒互誦也是傳
哈採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
二百餘條以繁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目
之問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
以至於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略云
備矣以其依經起義別於訓詁故謂之傳
以其分行仲尼之意不復解經故略於所
引詩書以其統明好惡用舍之原故於中
邊異効官府殊曹條目分布之間有未能
詳也

新才集傳

卷四



